

的熱烈參與，從陳先生的辦學理念與研究成果中，獲得啓示及參考，以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提昇學術研究的風氣，爲文化事業貢獻綿薄之力。是爲序。

董金裕 謹識於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

陳百年先生在北京大學

郭建榮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教授

在北京大學百年史上，有許多爲人們所稱道的耳熟能詳的人物，如孫家鼐、張百熙、嚴復、蔡元培、蔣夢麟、馬寅初、胡適、傅斯年等等。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爲恢復北大和爲三十年代的北大中興作了基礎性工作的陳百年先生的名字，卻不多提起，筆者藉此盛會略作介紹，以慰賢者。

一、 見危授命

1929年8月6日，國民政府決定北平大學北大學院恢復國立北京大學校名，北大師生兩年來的復校運動得到滿意結果，但何人出任北大校長卻一時難定。當時原北大學院院長陳百年先生已辭院長職，雖經多方挽留，仍到考試院上任了。北大校長一職，北大校內外、社會各界一致推崇蔡元培先生，但蔡先生當時正在從事他對中國現代科學文化事業發展的又一大貢獻——創建中央研究院（另一大貢獻是改革北京大學），難以脫手，且蔡先生已離校多年而前此陳百年院長已作了大量工作，情況熟悉，所以蔡先生約請陳百年、蔣夢麟等與敦請其回任北大的學校代表王烈、劉半農先生洽商，允於九個月後到校視事，在未到任前，請百年先生代理校務¹。於是9月16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任命蔡元培爲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1 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在蔡元培未到任前，以陳大齊代理。9月24日，國民政府又發佈命令准蔡元培辭北大校長職，任命陳大齊代理國立北京大學校長。陳於25日到任²。

陳先生出任北大代理校長，距其辭北大學院院長職不過月餘，北大的困頓狀況並無好轉。他不會忘記史學系主任朱希祖、國文學系主任馬裕藻、教務長何基鴻、預科主任關應麟、總務長王烈等先生向其所上辭呈中所言，學校事務繁難，維持非易，「他們基於愛護本校之熱誠」，又「感於院長推崇之厚意」，才「奮發從事」，「同舟共濟」的，但半年任職已是「心力交瘁」，「體力愈因之薄弱」……不得已而辭職的3北大當時人力、物力、財力極度匱乏的情形。因為這是他親歷其間，深有體會的。所以在陳先生復諸先生函中才有對他們的辭呈「捧誦再四，曷勝悵悵」等語，但為學校前途計，還是「務望勉任艱鉅，打消辭意」4……陳先生一面請王烈諸先生留任于諸事繁難之北大，一方面自己卻離開了北大這塊多事之地，到考試院任清職，其心情一定是矛盾的，因為這不符合中國大多數讀書人的為人處世的標準。所以在蔡先生委託他代理校務，重返北大時，他便毅然離開考試院前往北大，當仁不讓地實踐著孔老夫子「見危授命」可為「成人」的訓誡⁵，繼續肩起了維持和發展北大的歷史責任。

陳先生任職北大十多年，其中甘苦深有體味，他經歷過長達數年的索薪鬥爭，那是因為政府常常拖欠教育經費，教職員工難以維持生活，校役不得不工餘外出拉人力車掙錢度日，教員他就的蕭條（如去廈門大學的有周樹人、林語堂、顧頡剛等等）⁶；他經歷過因無錢付水費，自來水公司停止給北大供水十數日的艱難；⁷也感受過因欠煤商1900餘元，無款付給，堂堂北京大學竟被煤商告上法庭的尷尬⁸……陳先生在明知困難重重的情況下，能「見危授命」以赴，不是一時衝動，也不是逞一時之勇，除對北大的深厚情誼，對蔡先生信任與重托的感戴外，而自有所恃。

2 王學珍等《北京大學紀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3 《北大日刊》第二二二一號（1929.8.5）

4 《北大日刊》第二二二一號（1929.8.5）。

5 《論語·憲問》。

6 《晨報》1926年7月29日、10月23日。

7 《晨報》1926年7月23日、8月4日。

8 《申報》1926年7月27日。

二、 因難見巧

陳先生在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長之前已在北大任教，他親歷了蔡校長改革北大前後的巨大變化。他和北大師生不僅聆聽過蔡校長的諄諄教誨、精當議論，研讀過蔡校長的大著宏文，而且親身感受北大校園生活。蔡校長改革組織機構、規章學則，從制度上保障辦學方針順利實施的舉措；延聘各學派名師到北大任教，兼容並包，並聽其自由論爭，讓學生比較研究，獨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以培植良好學風，造就有創見的新人的良苦用心；倡議助成各種有益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社團和刊物，以養成學生健全人格的作法等等，使北大形成了「見賢思齊」，圖自策勵，不甘人後的生機勃勃的局面，陳先生當有深刻感悟，也使他主持北大心中有數。

承蔡校長之余緒，蕭規曹隨，陳百年先生仍從制度上著手，組成並依靠學校評議會，以及組織、聘任、財務、圖書、儀器、校舍等各專門委員會的有效工作，維持和推進學校的發展。

北京大學，初名京師大學堂，創辦於光緒二十四年，是在西方堅船利炮刺激下，國人求富求強求新，即追求國家現代化的產物。因此，它一產生便肩負著振興國家的重任，管學大臣張百熙給京師大學堂的題聯「學者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⁹為代代北大人所記取、所實行，其中自然也有陳先生。這種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歷史責任感，經蔡校長發揚光大，成為北大精神的核心，是北大人克服種種困難向前邁進的力量源泉，陳百年先生信之行之。面對不斷遞來的辭呈，他拿「學校前途」說服諸位留任，共赴時艱。因為他相信這些在北大任職多年的學者，與自己一樣是熱愛北大的。這一招果然靈驗，本來堅決請辭的，在陳先生的挽留下，感到「值此多事之秋，絕裾而去」，使陳「獨任艱鉅，又非良心之所安」，因此，「籌維再四」¹⁰，還是留了下來。

陳先生一面挽留在任者，一面積極召回散往各地的原北大教授。有時一天當中他發往上海、南京、武漢、安慶、杭州等地催請返校的電報竟多達十數通¹¹。在他的懇請下，北大名教授陸續回校任職。

9 唐棣華主編《北京名勝楹聯輯注》（北京出版社，1988）

10 《北大日刊》第二二二二號（1929.8.10）。

11 《北大日刊》第二二二九等號（1929年9月—10月各號）。

陳先生為把學生生活導入正軌，並激發學習、研究的興趣和有高尚情趣的消遣，在他的支持下，在一年多時間裏，北大國文學會、北大攝影研究會、北大音樂會（及研究所）、北大英文學會、北大體育促進會、北大造型美術研究會、北大圍棋研究會、北大地質學會、北大物理學會、北大法律學會、北大舊劇研究社、北大心理學會、北大德文學會、北大社會科學研究會、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等幾十個社團恢復重建，還出版了《北大月刊》、《自然科學季刊》、《北大學生周刊》、《北大學生》月刊等等刊物。

在陳百年先生任北平大學北大學院院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近兩年時間裏，在他的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巧妙應對，經廣大師生的共同努力，基本上醫治了自1927年9月北京國立九校合併為京師大學校、後改中華大學、復改北平大學北大學院的兩年之中遭受的巨大創傷。到1930年12月4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准陳大齊辭北大代理校長職，任命蔣夢麟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時，北京大學的組織機構、教學研究、學生生活都基本上得到恢復並步入常軌，為蔣夢麟先生中興北大鋪平了道路，是北大三十年代再度輝煌的序曲。序曲不是高潮，但高潮的到來是不能沒有序曲的。

三、美因人彰

蔡元培校長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碰上外來文化後，「沒有動搖、退縮、逃避、轉向」，「終身沒有喪失信念」，「那麼舊，又那麼新」的一個人¹²。他融會中西，貫通古今，將中國先賢名訓與西方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思想相溝通，認「所謂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謂，乃謂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為外界勢力所征服」，就是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義」；而「所謂平等，非均齊不相系屬之謂，乃謂如分而與，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也就是孔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至於「所謂友愛，義斯無歧，即孔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仁」。¹³蔡校長將中國傳統文華賦予新的含義的治學治事方法，在北大師生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正是

¹² 金克木著《百年投影》（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¹³ 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1984）

有這立人達人的「仁」在心中，雖然「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一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實在苦痛極了！」¹⁴但是蔡校長還是用全副精力和智慧對北大進行了卓有成效地改革，化腐朽為神奇，影響深遠，至今為人們所稱道。

蔡校長行之於前，陳先生跟隨其後。陳先生上任時，局勢比蔡先生長校時更為艱難。但他迎難而上，放棄個人安閒，恐怕也是遵孔子仁者立人達人¹⁵之訓吧。陳先生學術成就卓著，學識淵博（見後附一），深受學生歡迎。當得知陳先生不再代理校長職務後，北大哲學系學生致函陳先生說：「先生屢次呈辭校長本職，大概是要回來專心教導我們了，我們覺得非常榮幸」，而聽傳聞陳將調往銓敘部時又很焦急。「我們哲學系的同學，在知識上餓得發慌，」急待先生來哺育，因為「屈爾伯與霍塞爾，據說國內能懂得他們如先生者，未有其人。現象學派難道不是我們目前最該知道的麼？願先生念往日的情誼」回任哲學系，「我們不能讓先生走」。¹⁶

畢業生李薦儂雖遠至海南瓊州任職，仍不遠千里投書向陳師報告任所風物人情、自己學習研究及著作情況。¹⁷陳先生深得學生的信任與歡迎，由此可見一斑。荀子說：「得眾動天，美意延年。」¹⁸孔子也說：「仁者壽」¹⁹。陳先生壽如其字，享年近百，世不多有，可證言之不虛。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在外國列強的壓迫下進入了動蕩的轉型期。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向何處去？是中國所有先進分子所思考和探求的問題。「五四」前後，一批鼎鼎有名、學兼中西的一流學者，如李大釗、陳獨秀、高一函、鄭振鐸、杜亞泉、胡適、張君勱、梁啟超、梁漱溟、蔣夢麟、丁文江等人發表各自的見解，就東西文化、科學與玄學、中國走什麼道路等問題，進行激烈的論爭，有數百篇（部）論著面世，其中大部分發表於「五四」之後。被金克木先生稱為「中國近代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個組織者」²⁰，而「終身盡忠於國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²¹的蔡元培先生卻沒參加持續多年的爭論。

¹⁴ 蔡建國《蔡元培先生紀念集》（中華書局，1984）

¹⁵ 《論語·雍也》

¹⁶ 《北大日刊》第二五一二號（1930.12.5）

¹⁷ 《北大日刊》第二五四七號（1931.2.2）

¹⁸ 《荀子·致士》。

¹⁹ 《論語·雍也》。

²⁰ 金克木《百年投影》（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爭論一起，難免偏激。例如廣為人傳的《新潮》、《國故》之爭。毛子水先生在《新潮》第一卷第五號（1919年5月）上以《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為題的文章中說：「我們中國民族，從前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業；對於世界文明，沒有重大的貢獻；所以我們的歷史，亦就不見得有什麼重要」。「我們中國的國故，亦同這個死人一樣，」只是供解剖，找病因的材料²¹。這種用偏激、尖刻言詞表達的與歷史事實相悖的說法，不引起反駁才是怪事。對這樣的論爭，身為新文化運動重鎮的北京大學的哲學、心理學教授陳百年先生，深有感受。1923年5月，陳先生在北師大作題為《論批評》的講演，表示了他對論爭的客觀的看法和正確的態度。陳先生說：「正確的真理，就出於紛亂的議論中」，因此，他對時下中國出現這種紛亂的議論，「並不抱悲觀的態度」。但是他「很希望在這議論紛亂的時代，有些能做正當批評事業的人」。他認為做正當的批評的目的是要「在真偽混淆裏邊，分別出真正的是非，使偽者不能亂真，真理不至埋沒」。要做到這樣，陳先生以為需注意以下各點：（甲）對一種議論（或理論），「贊成也好，反對也好，絕不可存畏忌或嫌疑的念頭。」只是用自己的見解，來作理論上的探討。贊成某種議論，是承認它的合理，並無討好立議者的意思。同樣，反對某種議論，是指出其不合理處及缺點，也不是與立議者為難。並且對某種議論可以贊成其合理部分而反對其不合理部分。他引用陳獨秀、胡適的文章為例（見後附二）說：「我們對於陳胡推理的形式，表示反對；但對於他們議論的實質，仍表示贊成。論理上的缺點，既不能影響於主張，我們又何妨在論理上反對，而於主張上贊成呢？」（乙）新舊不是判定是非的標準。爭論中人們常常分別新派和舊派（至今仍有沿用）對待之。陳百年認為其實新舊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出現早的在前的便為舊，出現晚的在後的便為新，是時間概念。是與非則是價值概念，二者沒有必然的聯繫，即「新的未必皆是，而舊的不能全非；同時舊的未必皆是，新的也不能全非」。（丙）尊卑上下不是判定是非的標準。陳先生列舉父子、官民、學潮、工潮等等說明，「尊者在上者的言論，不能全是；而卑者在下者的行為，也不能全非，」反之亦然……。陳先生還告誡不要蹈因人廢言之失，而要就事實論是非、做批評，更不可涉及論者人格，猜度立議者的用心等等主觀主義的作法。²²

21 《北大校友》（北京大學出版部，1936）

22 《新潮》第一卷第五號，1919年5月。

23 此處所引均見《北京大學日刊》1924.5.22—5.26各號。

此處較為詳細地介紹陳百年先生《論批評》的講演詞，是筆者以為這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因為如何融合中西（中外）構建每個時代的新文化，是每個當時代人的使命。「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為構建的情形如何，這與每個人的文化修養、學識等等因素相關。套用陳先生的意思，我們可以說中不皆是，西不全非，同樣，西不全是，中亦不會全非。為構建我們時代的新文化，我們必須努力去發現、闡釋、發揚中西文化的美好、優秀之處，並加以融合。然而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這其中的優美並不是人人隨意能認識得到的，柳宗元說得好：「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²⁴這就是說，要有王羲之的學識修養，才能有蘭亭集序，蘭亭之美遂為千古景仰，而鑒湖越台又養育了多少大家大器。紹興名士何其多！

然而構建新文化，必以傳統文化為基礎。陳先生與蔡校長一樣，都是中國傳統文化陶熔出來的學者，在他們身上時時閃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光輝：見危授命，可為成人（《論語·憲問》）；見賢思齊（《論語·裏仁》）；見賢焉，然後用之（《孟子·梁惠王下》）；修齊平、日日新、新民（《大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庸》）等等優秀傳統文化成果，在他們積極運用下，得到了發揚光大。在陳百年先生前後主持北大校務的蔣夢麟校長，通過自身感受認為，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延續至今不衰，關鍵之一是中國文化能不斷吸收外來新文化，並不斷適應新環境的結果。蔣夢麟認為對中國文化瞭解越深，則越容易瞭解西方文化。他說自己在國內求學時，日夜苦讀經史子集的功夫沒有白費。正是那些表面看來偏狹的教育，為他奠定了廣泛的知識基礎，使他容易吸收、消化西洋思想。因為中國古書中包括了歷史、哲學、文學、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數學、天文、農業、商業、遊記、動植物等等非常廣泛的知識。他也清醒地認識到，這還不夠，還要把西方的現代科學知識嫁接過來，形成新的文化，一方面保持安定，一方面促成進步。他希望青年們不要存不切實際的幻想，企望輕而易舉地得到什麼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他肯定地告誡那是沒有的。而是應該「眼看天，腳踏地，看得遠，站得穩，一步一步地前進，再前進！」²⁵

24 《唐宗八大家散文全集·柳宗元散文全集》（今日中國出版社，1996）

25 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蔡元培、陳大齊、蔣夢麟三位相繼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在北大百年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們的所言所行，對我們今天仍有啓迪。

以上就是我所想到的。

二〇〇一年三月·北京大學

附一

陳百年先生在北大的主要工作簡表

陳氏在北大創設了中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1917年)
氏著《心理學大綱》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中國第一本大學心理學教材。(1918年)
陳氏發表《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識之調查》。該文應用問卷法調查研究，是中國心理學聯繫實際開展研究的先聲。(1919年)
陳氏譯(德國人馬勃原著)《審判心理學大意》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2年)²⁶
陳氏講授課程有：邏輯、認識論、kulpe 哲學、近世認識論史(西洋近世認識論史)、論理學、陳述心理學等。²⁷
校評議會成員(自1918年起多年)
哲學系系主任(1923—1927年)
心理學系系主任(1926—1927年)
教務長(1927—1928年)
北平大學北大學院院長兼第一院(文科)主任(1929·1—1929·8)
教育學系系主任(1929·3—1929·8)
北京大學代理校長(1929·9—1930·12)

²⁶ 以上均見郭建榮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年表》，同心出版社，1997年7月。

²⁷ 見北京大學檔案，《北京大學日刊》等。

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委員(1929·10—1930·12)²⁸

附二

《論批評》節錄

爲什麼在論理上反對，而在主張可以不反對呢？現在引一段成文，做說明的例證。新青年二卷四號，陳獨秀有一篇論孔教的文章，我們節取一段於下：

足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諸會之孔教，與真正之孔教爲二；且謂孔教爲後人所壞。愚今所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楊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爲緣而複敗壞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

胡適之爲吳虞文錄做序，還引過這段話，並在後面加了申明，說：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挂別的招牌，偏愛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胡適文存卷四二二五頁。）

陳胡二先生所做的都是攻擊孔教的文章；上面所引的，都是他們推論孔教應當攻擊的理由的一段話。他們的主張，我是很贊成的，因爲孔教確乎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是他們這兩段話，未免有點語病，在論理上有些不圓滿，恐怕不足以間〔緘〕執言者之口。如果我們要把這種推論的形式，應用起來，便生出許多的流弊；胡陳二位推理的方法，我們可以把牠變成下列的形式：

何以甲不假借乙，而必假借丙？故丙爲非。

照著這樣的公式，各種問題填進。可以得許多推論，如：現在有種污穢墮落的文字，如上海黑幕小說之類，都是些最無價值，最不堪入目的文章，卻都採用白話，假借新文學的名義；那末攻擊新文學的人，也可以說：

²⁸ 見當年的《北京大學日刊》。

何以那一般黑幕類小說，不用古文，而必假借於新文學？所以新文學無價值。

又現在的妓女，往往仿效女學生裝束，我們也可以借此反對女學生，說：

何以那一般妓女，不學別的服裝，而必仿效女學生？故女學生當反對。

又最近臨城劫車的土匪，自號『建國自治軍』，那末我們也可以說：

何以臨城土匪不假借別的名義，而必假自治為名？故自治主義是不可尚的。

以上諸例，與胡陳的推理方法相同，形式上一點差異也沒有，但是那一件能視為正確呢？恐怕找不出來罷！所以反對某種事實，必須指出他應受攻擊的實在理由，一切無根據的推論，是最當排斥的。²⁹

²⁹ 《北京大學日刊》，第一四七六號(1924.5.22)

由老莊道家析論荀子的思想性格

王邦雄

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前言

史記將孟荀同列一傳，除了性善性惡兩家異說的並列之外，最大的原因，當在孟荀皆是孔子思想的繼承者。¹而歷來詮釋先秦儒學，孔孟荀的序列格局，似已成定論。孔子仁義禮並重²，孟子重仁義，而荀子重禮義。義從仁來，仁是善端良知本心，以心善說性善，所以義的源頭活水就在性善說；義從禮來，而禮起於聖人之偽，聖人化性起偽，而人性是惡，偽何自起，荀子轉由心說，心不是德性心，而是虛靜心，此非承自孔孟儒學，

¹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篇〉頁七二三云：「漢初司馬遷作《史記》，將孟軻、荀卿合傳，認為孟荀都是孔子的重要繼承者。」（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²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一卷）頁一二二云：「孔子學說中不僅『攝禮歸義』，而且『攝禮歸仁』。另一面，義又以仁為基礎。合而言之，則『仁義禮』三觀念合成一理論主脈，不僅貫串孔子之學說，且為後世儒學思想的總脈。」（台北：三民書局，1984）